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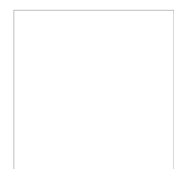
因纽特村庄一日游with Carly's Walking Tour!

原创 李镜合 李镜合

2020-07-28 10:33

工作原因，拜访了下加拿大拉布拉多地区北部的因纽特人村庄，很开心，因为地方太偏远，从最近的机场往返，机票钱也够我往返回国一趟了，所以虽然很冷（体感一直在零下三十左右），但还是在村庄里跑来跑去到处看，先去了Nain然后是Hopedale。在Hopedale的时候住在Curtis家里，他上班的时候我就带着他的狗Carly或者说Carly带着我四下逛。Carly是一只七岁的哈士奇犬，像所有的狗一样喜欢呆在外边，它又更喜欢呆在有雪的外边。所以特别开心我能溜它，或者说它能带着我溜它。以下都是我或者Carly口述，或者我们之间的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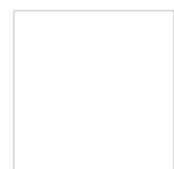
我是2月6号周三下午飞到Hopdale的，Curtis是这里学校的一个老师，还在上课，所以就让他朋友骑着雪地摩托车把我从机场接到家。在冬天的因纽特村庄，现在基本都是靠雪地摩托车代步，雪橇犬早就已经消失了。村子不大，也可以走路，但雪地步行其实并不是特别方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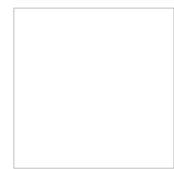
Hopedale机场来接人的的“taxi”

冬天的雪地摩托车常常后边拖着一个用来放东西的雪橇，拉布拉多地区的因纽特语方言叫Komatik。加拿大其他一些地方的因纽特语和现在格陵兰因纽特语叫Qamutik/Qumutit。用k取代q，是辨识拉布拉多因纽特语方言的一个重要特征。当然因纽特语下边有很多分支，在发音和书写上都有区别，即使不算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和格陵兰，单单加拿大领土内的因纽特语和因纽特部落就有几个大的分类，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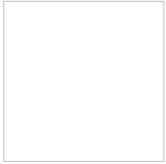
到了Curtis家，他家门没锁，只有Carly一个人（狗）卧在房子外边的雪堆上，先是东张西望，然后见了我，彼此打了招呼，然后又自我介绍。



东张西望无聊中



你好，中国人，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中国人哦



先别问那么多，溜我溜我，请务必溜我，Please, Chinese

但因为晚上还有工作，没能答应它，所以一直到第二天才有机会带着Carly出去。

Hopedale是拉布拉多地区五个因纽村庄之一，一共大概有两千多个因纽特人居住在这几个村庄。村庄这个翻译并不合适，虽然他们自己也有用village这个词称呼。Community在这里翻译成聚落似乎更恰当，对于因纽特人来说并没有城市和村庄这样的社会结构区别，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因纽特人都是随着季节和猎物迁徙的游牧民族，并没有所谓的定居处。

拉布拉多的因纽特人要一直到传教士到来之后（即使传教士在18世纪就建立了定居点，因纽特人也要到更晚才放弃季节迁徙，长居在这些定居点）才开始慢慢形成定居的习惯。今天的Nain, Hopedale等这些因纽特人聚落，包括已经消失的Zoar, Hebron等，本身都是18世纪中后期乃至更晚，摩拉维亚传教士到此之后才建立的定居点，从这几个圣经里的地名就能看出来基督教色彩。

Carly：我们Hopedale可不是圣经里的名字哦。

我：对哦。不过也是摩拉维亚教会的传教士起的名字啊。

Hopedale这个英语名字来自德语 *Hoffnungs Thal/ Hoffenthal* (hoffnung: hope, tal: dale/valley,) 英语的意思就是 valley of hope, 希望的山谷。早期从摩拉维亚教会(最早的新教教派之一，欧洲宗教改革之后，于18世纪初迁移到德国，总部在德国的Herrnhut) 来此的传教士都是说德语的，一直到很晚英语才取代德语和因纽特语成为这里居民的通用语言。

因为在格陵兰岛的因纽特人中传教成功，1752年一批由Johann Christian Erhardt带领的摩拉维亚传教士乘坐一艘名为Hope的船在今加拿大拉布拉多海岸登陆。他们的第一个定居点用德语命名为*Hoffnungs Thal*，但此行以悲剧结尾，包括Johann在内的7人死在了一次和因纽特人的交易中。

然后一直到1771年摩拉维亚教会才成功在拉布拉多地区建立了第一个传教点Nain，1782年又在Arvertok建立了一个新的传教点，用了最早的Hopedale作为这个定居点的名字。

Carly：嚯来之前做过功课吧。那你知道这个地方原来的名字Arvertok是什么意思么。

我：不知道，请赐教。

Carly: hahhahahah,不告诉你，你先溜我再说。

我说行，进屋拿了挂在墙上的溜狗绳，Carly看见绳子已经开始兴奋地立起来了。套上之后带着我往前冲。我说你还没告诉我Arvertok什么意思呢。

Carly扭头（带着风声）：因纽特语，the place of （bowhead）whales, 鲸鱼出没的地方。

鲸鱼曾经是这里的因纽特人主要猎物之一。

18世纪摩拉维亚教会跨越大西洋来此传教的时候，相比往来西班牙和拉美殖民地已经成熟繁忙的航线，北大西洋航线并不安全，侥幸渡海成功面对的也是拉布拉多地区更艰苦的自然环境。1752年登陆之后开始建造房屋的摩拉维亚传教士在日记写道：We called the place Hoffnungs Thal(Hopedale) since we built very much on hope and we were not yet certain what the saviour would make out of it. Today's Daily Text said: I will turn to you and will dwell among you.

笃信上帝的教徒们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也只有把未来交给上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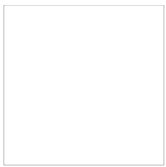
最早对因纽特人的传教并不顺利，原因很多，比如因纽特人本来有自己的萨满信仰，和教会接触常常只是为了贸易往来。但在1804年的时候，经历了教会所谓的“Great Awakening”现象，一时间很多因纽特人纷纷受洗成为教徒。

现在已经过去两个多世纪了，如今拥有自治领土的因纽特人依然居住在这些当初由传教士建立起来的定居点上。

Hopedale现在大概有600多人，和所有坐落在港湾的小聚落一样，村庄沿着港湾的地势分布，但相比最早只是围绕着教堂一带，现在已经顺着港湾向里边延伸了很多。不过即使如此，也还是一个很小的聚落，我第二天从教堂走路20分钟就到机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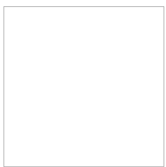


从家里出来后牵着Carly或者说被Carly牵着，走沿着港湾的主路，右边是冬天完全冰封的港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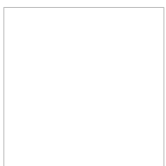


冰封的港湾上其实很多雪地摩托车往来，有时候还是一条捷径，如果不想沿着主路迂回行走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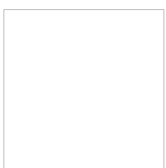
最远方能看见的两片山之间，就是港湾出入口，拉布拉多地区的因纽特人聚落，或者说整个大西洋西海岸的加拿大渔村，差不多都是建在这样的地形上，或大或小或高或低的差别。英语里经常用Outport这个词指这些沿着海岸线分布的渔村或者聚落。我从飞机上往下看，拉布拉多地区相似的地方可能有成百上千不计其数，在18世纪，那些从大西洋对岸乘船而来的摩拉维亚传教士为何单单选中了这里落脚呢？



从飞机俯瞰，整个拉布拉多地区的海岸地形特征基本如此，小山丘夹着小海湾，山不高，海湾也不大不够深，论壮观远不如大西洋对岸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那里的峡湾（fjord），但这样也方便建造定居点。



继续往前走不远就到聚落最开始形成时的一片地方了，红色房子的Hopedale唯一的hotel。我之前听说现在旅店厨房的厨师是一个菲律宾人，不过因为牵着狗也未能去拜访一下亚洲同胞，认识一些千里迢迢不远而来然后在加拿大我能想象到的最偏远的地方定居的外国人，尤其是我最近遇到的菲律宾移民还有一些南亚移民，很多都是在中东沙特阿拉酋工作乃至十几年之后，然后又选择来到加拿大，而且直接来到能给工作的地方，不在乎多偏多远。



Carly：加拿大国旗，看到没？

我：哦

Carly：但我们现在脚下的土地可不仅仅是加拿大的哦。

我：是雪地。

Carly：okay，我们现在脚下的雪地和土地可不仅仅是加拿大的哦，okay？

我：还是省政府的，毕竟联邦制，省政府除了要钱，不太搭理联邦政府和Justin Trudea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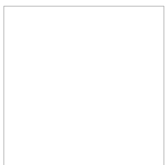
Carly： 不对哦。还是拉布拉多因纽特人的自治领土Nunatsiavut，因纽特语：我们美丽的土地 Our Beautiful Land
(因纽特语Nuna是土地，tsia是美丽，vut是我们)。

我：Nunatsiavut和加拿大的Nunavut（努纳武特，因纽特语：我们的土地 Our Land）地区什么关系？

Carly：Nunavut是联邦省一级的加拿大因纽特自治区，面积超大的，和整个墨西哥差不多了，但大部分在极圈内，也是加拿大因纽特人最多的地区，大概有三万多，接近加拿大因纽特人口的一半都住在Nunavut。除了这个联邦一级的自治区，在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则有Nunatsiavut，其他省份和地区的因纽特人也有自己的自治区，魁北克省北部的Nunavik，还有西北地区（Northwest Territory）的Inuvialuit。

我：想起来中国的少数民族自治区，是不是类似？

Carly：不了解，不评价，我只是一只狗好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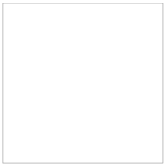


Carly：见过冬天汽车被雪埋起来的，没见过雪地摩托车也被埋起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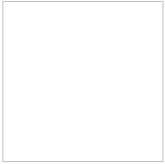
我：可能是坏掉的不能用的。

Carly：我又没你问题啊。

我：ok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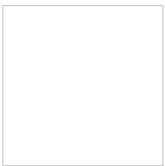
Calry: 马上就到了，教堂就在前边！gogo!



Carly: 跟上！

我：跟着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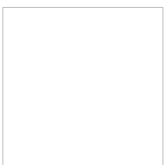
Carly: Here we arehahahhah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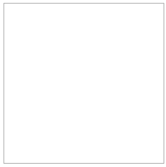
我：shit! 。。。。应该从另一边走的吧？



Carly:哦，maybe，我不管，哪里雪多哪里有我，我先躺下来滚起来！



Carly:躁起来！Chinese, dont be sh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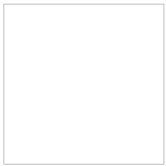


Carly:啊实在是太美妙了，雪就是家乡吧。我听说我们哈士奇在中国也很受欢迎，那中国有下雪么？

我：啊这个问题每个加拿大人都问我，中国也很大的，但相比加拿大的气候要更多样性。中国有的地方，东北那里，雪量和加拿大差不多吧。也有很多地方，南方，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见到下雪。不过哈士奇是很受欢迎，哪里都能见到。

Carly：可是没有雪的哈士奇还能叫哈士奇么，太惨了。

我：你开心就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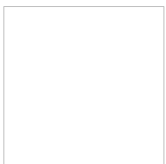


Carly:啊继续走，说到哪了刚，pay attention, please, ignore that bitch, okay?

我：你不太礼貌哦，人家可能想和你打招呼（那只狗一直在兴奋地叫。）

Carly：可是我在工作。

我：okay, my bad.



Carly: okay，这里正面游客照一张，please。a little bit introduction其实我也是听人说的：屋顶有个塔的是摩拉维亚教会的教堂，往左是Mission House，就是传教士和教会工作人员居住还有工作的地方，木工和铁匠也的作坊也连在一起，最早附近还有blubber yard用来生产海豹和鲸鱼油，还有放火药枪支的房子等等，在往左边那个朝向不一样的房子是商店，现在改成博物馆了。

我：商店？

Carly：对啊，传教士们一方面为了更好地介入因纽特人的生活，从而更好地传教，另一面也是为了自己的生活需要，有自己的商店，收购因纽特人捕获的鱼（主要是风干的三文鱼salmon和鳕鱼cod，还有北极鲑arctic char），海豹皮，海豹油和鲸油，还有其他动物的皮毛等等，然后卖给因纽特人他们需要但自己不能制造的东西，比如弹药，茶叶，黄油，糖尤其是糖浆，面粉，煤油灯等等，在一开始传教并不顺利的时候，也只有这样的贸易活动，才能把因纽特人吸引过来并定居在教会附近。而这些东西需要每年往返欧洲和加拿大的补给船来供给，所以对于因纽特人来说，每年最快乐的时候就是看到补给船进港了，Hopedale港口的山就叫Ship Hill，因为从那里可以最先看到补给船到来。

我：那一直到什么时候教会不再经营商店了呢？

Carly：20世纪初吧。售卖到欧洲利润最高的就是动物皮毛，海狸皮，狐狸皮，猞猁皮这些，那时候打猎很多的，更职业的，尤其是白人们，叫trappers，在雪地里下套，有一整套的职业术语和生活习惯，可好玩了。因纽特人打猎要离开海湾到内陆去，尤其是捕猎和因纽特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北美驯鹿（caribou，加拿大因纽特人分类中其中一支就叫Caribou Inuit），我们雪橇犬就是用来往运输的嘛。但20世纪初往后，这些皮毛贸易的利润就不行了，到后来教会直接把商店交给哈德逊湾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经营了，但也没维持太久其实。

我：商店给哈德逊湾公司之后，这里应该就有很多教会之外的白人了吧？摩拉维亚教会获得在这里传教的权利的时候，应该是从英国那里拿到了土地的独占权，对那些白人，教会欢迎么？

Carly：Good question dude。摩拉维亚教会本来是想尽可能减少因纽特人和其他非教会白人的接触，因为因纽特人常常会从他们（我们称这些从欧洲主要是挪威英国爱尔兰过来的白人为settlers）得到酒精这些教会反对的东西，而且这些白人settlers和教会的贸易竞争还削弱了因纽特人与教会的经济联系。但教会定居点附近其实一直都有白人settlers活动，他们也是不远千里来这边讨生活的嘛，很难的，而且19世纪下半叶开始，摩拉维亚教会也允许这里的白人加入教会了。你要是往南边去另一个因纽特村庄Makkovik，就会发现那边居民偏白人长相，祖上都是欧洲或者加拿大其他地方过来的白人，比如姓Andersen的，就是从挪威过来的，或者是白人和因纽特人混血，在加拿大称为Métis。

我：类似在拉美地区，西班牙人和土著印第安人的混血后代mestizo，或者和黑人奴隶的后代mulatto

Carly：不懂，但听起来好热的样子。

我：其实也不全是，拉美也不是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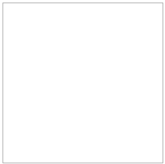
Calry：okay stop, good to know, let's continue our tour



Carly: hanging on. 我又想在雪地山打滚了。

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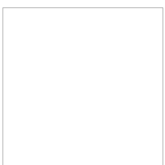
Carly: 你先一个人看看教堂和这几个教会建筑吧，多拍照，相比Nain那个已经烧毁过两次又重新建起来的教堂，这些建筑可是还是19世纪（1853年Mission house, 1865年教堂）的样子哦，一百多年了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Canada Historic Site。你知道加拿大历史不长，一百年的建筑就很了不起了，尤其是木头建筑。不要提你们中国。



Carly: 啊太爽了！你在拍我诶？不要拍屁股，I'm a lady okay?



Carly: 嘿这就站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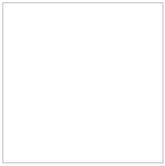


我们从教堂往前走不远，就下到了冰封的海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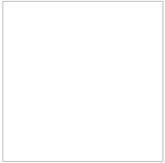
Carly: 你看这个冰缝。

我：没冻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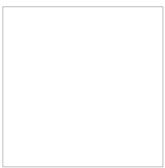
Carly：不知道，就是让你看一下而已，以为你会很好奇，算了。



Carly：要一直到三四月冰层才开始融化呢，那个时候还是很危险的。



Carly：嗯，很危险。每年都有没注意冰层厚度和融化速度的人不幸淹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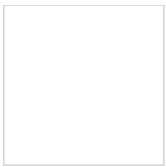
Carly：所以趁着还是厚厚的美美的冰层和雪地就多享受一会儿吧，像我现在这样。

我：像个海豹哦。

Carly：这个季节确实是捕猎海豹的季节哦，稍微晚一点更好，因纽特人用叉子（harpoon）直接叉那些到冰层和冰层上边呼吸的海豹，不过现在海豹没太多经济价值了，所以很少人捕猎了，但还是可以在超市买到海豹肉哦，不过味道很重！你应该不喜欢，过去海豹尤其是海象还有鲸鱼的肉和内脏，经常用来做我们雪橇犬的食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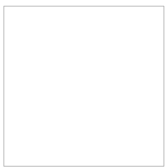
Carly：现在我们都吃袋装超市狗粮哦，还有骨头形状的treats！



Carly: snowbathing~~雪浴，中文有这个词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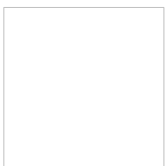
我：？英文有这个词么？

Carly：有哦，加拿大人造的词？貌似哦，不确定。



Carly: I feel I can fly, buddy, 你可不可以把照片竖着放，然后我可以有一种往上飞冲上天的感觉？

我：不行。走了，你说了你在工作诶，你不是工作犬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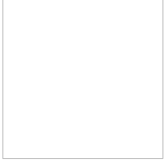
Carly：呵呵~~~要不是无聊，谁会喜欢工作呢？

然后晚上Hopedale因为一个前冰球联盟（NHL）的冠军成员拜访，所以在学校的体育馆安排有一些社区活动，主要是那个冰球队员做一些公益性质的演讲，然后还有合影签名的时间。虽然加拿大冰球是国球，不过我对此毫无了解，兴趣也不大，但因为有community feast，大家都可以领免费的食物，就也去凑热闹。

但去之前，还是又带Carly在外边溜了一圈，这次是傍晚，夕阳落山前，天空整体被晕染成了粉红色，周围还有渐变的蓝色，习惯了加拿大冬天的白色，这些自然的色彩像是有了声音一样，侧耳谛听即得，即使风在晚上也起了一些，耳边常常有风经过时呼呼的声音。

我带着Carly抄近路，不再绕着村子里的路，直接从冰封的港湾上走，正好是下班时间，很多因纽特人也开着摩托车和我们并行，或者回家，或者只是在开阔的冰面雪原上娱乐而已。这片结冰的海湾在7月之前都能

看到漂浮的冰块。。



Carly:今天已经是我第三次被溜啦，晚上Curtis还会溜我一次，太幸福啦！我觉得你是个好人。



Carly：那我就再带你来一次教堂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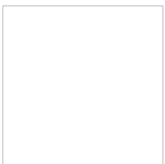
我：即使没有你，我也知道路啊。

Carly：还是不一样的，companionship是或远或近旅程的一部分，我想很多人(狗)踏入一段旅程不是自己想要开始，只不过是和另一个人（狗）一起开始。

我：？

Carly：我们哈士奇这样的古老犬种，途径白令海峡从西伯利亚抵达加拿大，对于旅途的理解，岂是你这样一辈子在一个故乡，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人能懂的。

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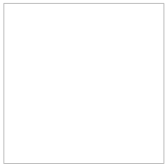


Carly: anyways, 先躺下来打滚再说, 我个人（狗）认为最深沉的就是最简单的。

我：。。。呵呵一旦说话开始这样绕，基本就是没啥可说的了，属于那种个人（狗）经历没啥积累，书又没读多少，纯粹靠语言上的常常是拙劣的技巧混进微博语录，蒙一下无知大众。



Carly: 随你怎么说，嘿。



Carly: 镜头呢？看我这儿好不好，ignore that bitch ok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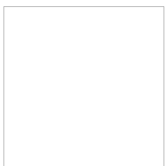
我：我觉得它也只是想和我们一起玩吧，只是被拴着不太自由。

Carly: 它已经不错了，拴在外边，还能看到室外对不对。你去过Nain对吧，Nain就有很多不拴绳子的狗在村子里跑来跑去。这只有在因纽特人或者其他加拿大原住民的村子里才能看到的吧。

我：是是。我从来没有在其他加拿大（白？非原住民？）人的地方见过不拴绳的狗，这是违法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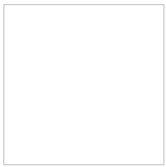
Carly: 按理说是的，不过可能原住民和狗的关系不太一样吧，所以不拴狗的情况也只有在这里才能看到。

我:现在对于因纽特人来说，狗也是宠物而已了吧，不再是工作犬了，所以应该按照饲养宠物的方式来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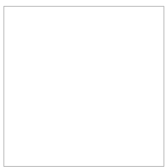
Carly: I do agree with you, but先看看我，我帅不帅现在，虽然我是母犬，但可以反串的那种，北极圈林青霞有没有。

我：.....帅，即使被我牵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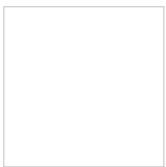


Carly：是被我领着，ok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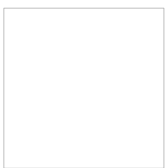
我：okay，那我们接下来去哪儿呢？领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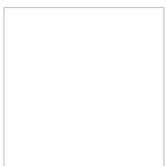
Carly：我先躺在地上想一想，一边打滚办法多。



Carly：想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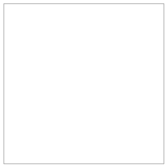


Carly: 再想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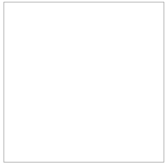


Carly：well, 我也不知道，还是回家吧。你和Curtis不是在学校有活动要参加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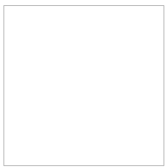
我：对啊，差不多时间了。



Carly: Okay go!



Carly: okay, go!



Carly: okay, g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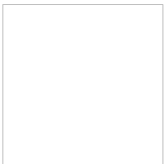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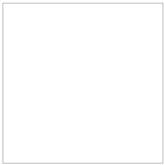
Carly: I kinda like this yellow house. sorry, go!

说到房子，现在的因纽特人当然和大多数加拿大人一样居住在木头房子里。但开始定居生活之前的因纽特人并没有特别建造房子的习惯。夏秋季在海岸捕鱼和海豹的季节就住在帐篷里边，冬天打猎的时候住 igloo，即使冬天定居一段时间的房子也很少全部使用木头材料，因纽特的房子叫 sod house，屋顶用草皮。为了保暖，一部分是在地下，然后用木头支撑起作为屋顶的草皮，因为常常是几个家庭用一个房子，虽然之间有分隔，但也相对拥挤。为保暖，入口狭长，是冬天躲进室内的雪橇犬的处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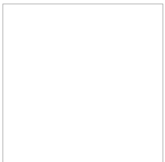
1861年一个来Hopedale访问的摩拉维亚传教士记载了当时因纽特人住的房子，“Several of the Esquimaux(爱斯基摩，即因纽特人) huts which I entered were clean and tidy, containing a bed, a

table, and some stools, a stove, and some of them even a clock. The entrance is generally very low, and is occupied by the dogs, which have to be driven out before one can go in. There is but one window, made of seals' bladder", in the roof of the house. Several families generally occupy one dwelling, living in separate compartments. The outside is covered with turf, decked with wild flowers in summer. Some few have built themselves houses of wood, which can be occupied only in the warm part of the ye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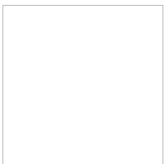
我在参观他们学校的时候，正好学生们在做一个sod house的模型，不过全部是用木头做成的，但大概可以看出来sod house的构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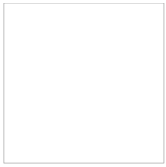
Carly: pay attention, go!



Carly: okay, g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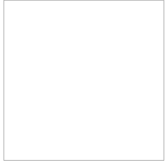


Carly: okay, g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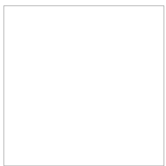
Carly: wait! someone(dog) peed here! so excited ! oh my dog! let me have a look.

我：是oh my god 不是dog, 要赶路啊不然迟到了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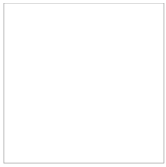
我：已经快到家啦，你就不要再恋恋不舍了。

回家的路上身边不断有雪地摩托车经过，大家都朝着学校的方向进发，去参加社区组织的聚会。Hopedale的居民相比我在Nain短暂而肤浅的感受，要更加友善和蔼，基本走路只要打照面都要摆手示意一下或者打声招呼，当然这在加拿大我住过的城市里也并不少见，但在Hopedale，即使在层层衣物包裹下的冬天，也似乎能感受到他们在靠近我之前，冲我摆手微笑之前就已经从情感上，酝酿好的情绪，那种我可能是一厢情愿观察到肢体动作，因为有了这些准备，变得异常亲切，你好啊陌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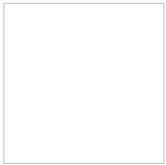


Amos Comenius Memorial School

Hopedale的学校从幼儿园到高中都在这座建筑里，Curtis跟我说这里的孩子数量还可以。对于低生育率的加拿大来说，这已经很好了，但加拿大的原住民有着相对而言更高的自杀率，然后诸如酗酒（附近不远就有一个印第安人部落，就是dry community，完全禁酒）等等也是一大问题。因为中国人的原因，我常常情不自禁拿加拿大的原住民Aboriginal people（分为First Nations即印第安人，但印第安人这个词已经不用了，同样的爱斯基摩人也因为含有歧视色彩，在加拿大除了法律文书，也不再使用，用因纽特人来取代，然后第三类是Metis）来比较中国的少数民族，但我又知道无论是加拿大还是在国内，我都不过是一个外人而已，根本没有可以置喙的理由和立场，哪怕仅仅是因为认识上简陋的储备而已。



学校外边停了好多雪地摩托，我在想还是雪橇犬作为交通工具的时代，如果有一个聚会的话，那么外边该围着上百只雪橇犬吧。静静地坐着，当然这是我脑子里的画面，哈士奇可没那么安静，尤其是碰到同类的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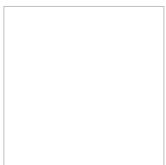


进了体育馆之后，发现似乎整个村子的人都来了，体育馆里全是人，很久没看到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了，像又回到了中国，更何况因纽特人还和我一样有着相似的亚洲黄种人面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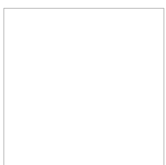
其实在上午的时候，Curtis就带着我大概参观了下Hopedale的这个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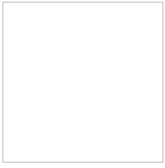
学生们在做雪鞋，snowshoes，这是传统的木质雪鞋，现在的话很多都是金属框架了。



这个是Nicolas做的，不过他只做了穿线的部分。学校的一个老师Richard有一双自己做的，从挑选砍伐木材（juniper或者birch木头），然后蒸软，弯曲，再穿线，都是他一个人没事儿的时候做的。



北极熊皮。。我在Nain的时候，他们的政府大楼里，也放了一个北极熊皮。因纽特人嘛常和北极熊打交道，Nunavut自治区原来的车牌照承袭独立出来之前的Northwest Territory，本身就是北极熊的形状。



事实上夏天的时候，因纽特人在捕鱼的营地也带着雪橇犬，也是为了防范北极熊或者其他熊类，不像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加拿大是可以合法狩猎北极熊的，但需要申请许可证。



学生集体分为东南西北四组，然后互相竞争，积累分数，有各种奖罚得分机制。

拉布拉多的Nunatsiavut相比Nunavut自治区和魁北克的Nunavik，因纽特语属于濒危的状态，所以这个学校里也有专门的因纽特语课程，还有一些关于因纽特传统文化生活的课程，一些常见的标示也是英语和因纽特语双语。最早的因纽特语(inuktitut)是没有文字的，和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原住民一样，他们的文字是教会最初为了传教和学习本地语言方便创造出来的。今天的拉布拉多地区的因纽特语依然使用拉丁字母，在努纳武特地区，那里的因纽特语使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字符。

在文化上，摩拉维亚教会对于因纽特人的另一个影响在因纽特人的名字上边。传统上因纽特人没有姓和名之分，只有一个名字，而且名字也没有性别之分，孩子则经常使用长辈的名字，所以一些因纽特名字不断地循环使用。但加入教会之后，拉布拉多的因纽特人开始有了一个教会名字，常常来自圣经，比如David, Simeon, Sybilla, Maria, Esther等，不过这不影响他们也同时使用因纽特名字，但大量重名造成的麻烦，以及配合人口统计的需要，后来教会鼓励因纽特给自己的名字加上姓。现在拉布拉多地区一些常见的姓，有些也是来自基督教，比如Solomon, Abel，有些则是传统的因纽特人名字，比如在Hopedale常见的Pijogge, Karpik, Aggek, Ikkiatsiak, Igloliorte, Nochasak, Tuglavina等，当然也少不了德语名字，比如Kohlmeister (Kohl Meister)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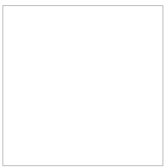
除了工作和四处转悠之外，我来这里后第二天早上就开始担心我回程那天的天气问题，天气预报说会有暴风雪，那样的话航班肯定要取消，而且暴风雪要持续一整个周末，我要被困在这里好几天了就。但我的飞机是周五下午三点，天气预报里说下午暴风雪才开始，所以还有机会，但一直担忧能不能按时回家。给航空公司和机场打电话，想换一个航班赶在暴风雪前边走，告诉我说早点走的两个航班都满员了。至于我

自己的那个航班，要看天气情况等临时通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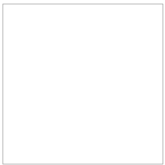
所以临走那天上午我就带着Carly去机场看了看，面对面和工作人员打听下天气和航班情况，但心理已经做好了周五和周末困在这里的准备了。机场倒也不远，就当溜狗了。



去机场的路上，步行大概20分钟。颜色深一点的就是雪地摩托车路线的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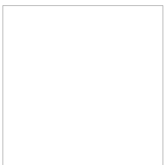
Carly：机场就在前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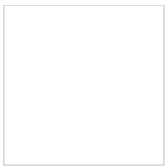
机场就是一个屋子，只有一个人办公，做和登机有关的所有事情。旁边就是机场跑道，因为机场太小，所有大家说机场的时候都用跑道airstrip代指机场airport

Carly：你进去问吧。

我：那你呢？



Carly：来不及了，我已经要倒下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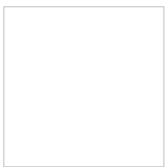


Carly：我当然是在地上打滚玩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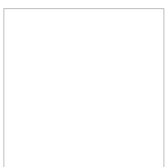
那个之前一直和我在电话里联系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她现在也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起飞，说午饭之后再给我打个电话通知我一下，我原定航班是3点15起飞。对于生活在加拿大北边的人来说，暴风雪实在司空见惯，冬天里的航班延误取消也是常态，我虽然也了解加拿大冬天的天气，但临起飞前几个小时不知道是否能按时离开还是觉得奇怪。

和Carly回家，Curtis不太乐观地说，你可能这个周末都要住我这里了哦。

幸好大概一点半，机场的那个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说，我的飞机可以按时起飞啦！让我2：50赶到机场就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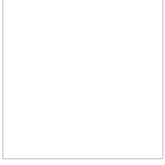
吃过午饭已经开始下起小雪了，但幸运的是风还没有起来。和Carly告别之后，我就赶赴机场了。在机场等候的时候，能见度其实已经降了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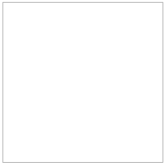
我的飞机降落机场之前，有一个mission flight，医护飞机，先降落了，因纽特人住的地方常常只有简单的诊所，很多都要到附近城市的医院就医，因此常有往返的医护飞机。所以我在旁边等待的时候机场有两个飞机，一个是接了病人要离开的，然后是我的航班飞机。

我之前听工作人员语音和飞机飞行员沟通，听到我的飞机要来了，非常开心，我说我好幸运啊！然后工作人员就跟我说，不要太乐观哦，有时候飞机已经飞过来了，但在上空转了一圈，发现天气情况不好，不能降落，就直接飞走了。

好在我的顺利降落了。



都是小飞机，机型叫Twin Otter，常见的小型支线飞机，也就不到20个座位。两个飞行员兼任各种工作，装货卸货，装行李拿行李，和大家面对面打招呼等等。



走咯，再见Hopedale。赶在暴风雪来之前顺利返程。

一些信息来自Canadian Encyclopedia和Newfoundland and Labrador Heritage website

很多引用和信息来自以下两本书，

Labrador Through Moravian Eyes by Hans Rollmann (这本书里有很多摩拉维亚教会总部档案馆里新整理出来的图片和照片，很好看。)

Hopedale, Three Ages of Community In Northern Labrador by Carol Brice-Bennett

最后当然又来乞讨哦，有赏个买酒钱的嘛？！编辑图片好花功夫的